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四

明 鈕南張 岱著

楊廷和蔣冕毛紀列傳

楊廷和新都人父春仕提學副使廷和年十三舉鄉貢成化中先春成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方歸娶已授簡計弘治初皇太子出閣以侍讀遷左中允久之以左春坊學士充日講官為孝宗所知太子即位為武宗陞少詹事二年陞詹事與學士劉忠同列講筵

終講進規 上退問劉瑾曰講書耳何意盡而語不
了瑾對二人不堪當改南廷和遂改南京吏部左侍
郎尋遷南戶部尚書而 上忘之一日朝退問何久
不見楊學士即驛取如故改兼文淵閣大學士三年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廷和美風姿沈靜詳審好考究掌故民庶邊事
及一切法家言雖時露褊迫而強敏可屬大事李東
陽知而重之時 語人曰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

大才必須介甫東陽病多委計廷和東陽既去累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獨任內閣事司禮
監張永既定安化王亂挾奇戮劉瑾內矜誦身欲得
侯嘗捕得涿州男子身其臂有龍文當謀反謬謂

上欲卦己先捕反者諸司禮皆來言廷和曰高皇

帝祖訓內監止四品未有侯太監范璟曰侯者劉馬
侯廷和曰劉永成耶永成歷事累朝出入勞勩且非
其身侯也侯者姪子聚有戰功璟曰古亦有耳下議

吏兵二部則何如廷和曰下廷議誰敢順 上意變
成法者張公靖安化王亂奏誅逆瑾天下莫不聞政
不必假此為功夫漢世一日五侯宋童貫至封王爵
今何如也擬旨量與永褒勅加祿而已 上不親政
好佚游廷和時、進言 上見必矜莊畏其直諫十
年以父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遂與弟戶部侍
郎廷儀並賜駢驛命塋畢還其秋捧璽書宣諭並勅
四川有司定促上道廷和再辭乃許終喪閣臣得終

喪父母自是始也次相梁儲曰楊公之臣吾所難
代請令撫按臣與坐守長隨刻服滿期促之其時行
人在門府縣佐俸同知催守遂以期滿還闕是為正
德十二年上業出居庸關行邊且踰歲是和與蔣
冕詣闕請回鑒不報其明年上歸自謂威武大將
軍捕虜有功諭群臣旗幟以迎錢寧來偪者數廷和
曰大臣賜詔國家則有旗常里俗施禮親舊則有旗
幟君尊如天孰敢漬之上復使來曰朝廷道楊閣

下而忘一遣內臣西遣行人守促之予親在存問死
即厚卹今乃執拘問他懼否廷和曰臣懼臣懼以非
禮事居獨率翰林不帳不賀上亦不忤也退謝病
乞休不許是歲上復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使居守
其明年上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中使持奏下內
閣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曰上立待於教場廷和
曰皇上凱還而賀將士從征而賞亦無不宜云總
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統兵官未是以臣率居也便還

納之大閹張銳馳至復授前奏於是廷和曰威武
大將軍故是何人豈兵部所當奏捷我輩所當獎勵
耶手還銳奏銳轉授梁儲曰上待此而後入廷和
復自儲手取還銳、忿然去已復來廷和曰必擬旨
須兵部別具奏去大將軍號但獎勵該鎮守臣乃可
銳去復與錢寧來皆泣曰上疑銳言公不悉今令
寧來公萬勿讓廷和曰事至大今不言何時耶二公
革還奏曰揚廷和不可既還奏上令田閣擬旨廷

和與蔣冕執奏如初已獎勵馮清及鎮守官而已復
卧病乞休再疏不允上欲南巡中外藉宸濠且
為變皆不欲駕出諫者皆被杖廷和急謂司禮近
侍曰上所繫重矣國本未建人心危疑海內盜起
而民困大江以南其人輕心且面目衣服大抵相類
非若腹裏人民易別識萬一奸宄僥匿其間或洞淵
鑿舟或遇風揚火或有藩王窺伺偽為迎奉誘至深
宮日陳子女玩好於前用其私人隨侍禁格我扈從

一切不得近當此之時何勝可嗟諸臣懷此寸心有杖
死者何為宋社計昧幸為是和轉言上也明日與
梁儲蔣冕跪閱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順門廷和求
轉奏銳曰此無與銳事公往豹房自奏之廷和曰我
輩知上在乾清宮而已不知豹房公朝夕豹房所
奏何事我輩殊不與聞我輩日票擬送上輒從中改
下知手筆何人名為大臣當部祿而已跪五日不得
命上亦竟罷宸濠反上欲親征廷和屢諫不納集

議左順門廷和曰舉朝臣子受國厚恩亡補報今日
正宜出力致死敢遺賊君父抑賊大逆不道江西之
人必明逆順若大出黃榜曉告利害不旬日間當亦
擒之不煩上征也遂言昔太宗北征有太子太
孫居守宣宗征漢則有襄鄭二王大駕遠出將
付何人因向諸司禮曰公等敢任之乎明日皆從中
下又明日命書差遣威武大將軍勅廷和曰車駕親
征誰敢云違逆濠偽擢止以朝廷失政爲名稱威武

大將軍是何政令也假謂車駕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者為誰、貶朝廷為此名號誰書此勅興兵問罪先斬其人以獎王家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在此勅矣廷和有二頭耶司禮復奏上命蒲敬等十餘人及張鑑錢寧連促之曰卿何阻撓軍機為廷和曰朝廷下命行事用勅車駕親征且勅誰乎敬曰言之將一月矣如何尚理前說上曰今日無勅汝可投死金水河毋來見我廷和曰公不必死、廷和一人耳

公可入奏母論一月仍待來年敬曰公書公書我待
公左順門廷和曰斷無相待張銳錢寧怒上決意
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亦決意欲如此敬
等皆去至午復來相率拜庭下連呼相公相公廷和
曰諸公貴人也何至爾廷和所知祖宗法耳奉天承
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廷和有死而已則
又去至暮復來時暑甚敬等坐左順門竟日使人送
臥廷和曰若勅不書無心可渴會上欲使知行制

誥者廷和薦尚書劉春、為廷和鄉人。上責廷和私庇。令回話。廷和出閣。有書勅進者。而乘輿遂行。上行而宸濠已就擒矣。上居南都。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為中外所推服。凡請上回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明年冬。上歸而駐蹕通州。召擬旨誅宸濠。乃入廷和言。祖宗恭讓大罪。必內閣處重。因必命曹古人受命於祖。與衆棄之。意也。皇上向者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下詔天下。諭書親王。然後南征。

罪人既得未先祭告以復天地宗社之命未諭親王
詔天下以慰方內之心車駕在通遠行議罪非臣敢
聞上曰中朝大臣往受宸濠賄有藉名朕間無
先生故相委若入京後我亦不得主張矣廷和乃擬
進上崩諸司禮授遺閣中廷和閉閣讀罷舉哀畢
取皇明祖訓示之曰當遵兄終弟及之文急啟皇太
后降懿旨以 大行皇帝遺勅遣司禮監文臣大臣
各一人奉迎興世子即皇帝位遂擬懿旨遺勅入啟

皇太后出宣諭時九卿莫預聞也廷和復撫一時所
急及中外素不便者請太后以大行末命行之豹房
官軍悉解散使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
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官軍分守皇
城四門及京城九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還營諸邊及
保定官軍罷還鎮在所皇店管官較諸邊衛軍門
辦事官旗較尉諸邊鎮守大監留京者悉革遣哈密
土魯番佛郎提諸貢夷給賞使還國豹房番僧及少

林市和尚諸隨帶匪役水手及教坊人南京馬快松
非常例者俱放遣之是時平虜將軍江彬最橫豹房
官軍故彬所掌既解散提督團營彬故與孫太監俱
又皆不得與京師洵江彬反矣安遠伯泰昌邀王
憲見廷和憲告廷和曰許安遠故與江平虜共事平
虜又與張孫二公提督團營今提督官軍獨用張許
江孫必恨張公殊不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也防守
調發責當有專諸公主防守留孫與平虜主調發耳

豈有他哉都督張洪為彬游說以探廷和同外人之
言江可防也是和曰君疑江反耶先帝喜江驍勇
留置左右若扈從巡狩内外文武一時不獨江何
惧欲反耶近年反者内有真藩宸濠外有劉七藍鄙
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假崩非望顧盼
整粉矣若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闔門辭辭當
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掌兵
策有出我書生握寸管無為也是時彬已自疑稍分

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裏甲裹糧協動息聞廷和
言稍安然尚不出成服齋宿廷和授彬勅曰甚謝江
公大事多賴彬喜乃出及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司
禮監魏彬張銳與大閣陳巖皆在魏彬者與江有連
廷和知其稍文弱可動也屏語彬曰今大功已定大
患未除未為全美魏彬問故廷和因曰外議紛、慮
江為亂若不早請太后除之貽憂嗣君亦分等累也
公雖與江有連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古人大義滅

親亦何不可親從旁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彬擅
引邊軍入禁擅立威武團營教場為西官廳擅立鎮
國府即一二足死矣彬曰實然而親救彬殊力廷和
曰公母護之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
孫不念祖宗墳墓兄弟耶萬一副君中途聞變而驚
公請保任廷和辭色俱厲陳巖贊之曰且收得在廷
和曰是也收在副君來或見寬將晃曰了此然後哭
臨廷和又曰與江同惡惟李琮神同兩人他無與也

皆曰然即擬旨奏太后會其日坤寧宮安脊吻江彬
被旨行祭俄旨出彬與李琮神周皆收而京師宴然
其時世宗將發安陸心亦介彬聞彬擒無疑就道
既至即皇帝位方世宗之未至也廷和日夜計度
正德中奸人弊政皆擬於登極詔書除之密書緘函
及至廷和侍行殿令將冕至其家取出函中緘家人
不知何文書也黎明進襦請批紅方鳴鼓日向辰文
書房官來見欲去閣中人數條廷和曰數年來事

有不行輒歸朝廷今副君至便有此方知曩負大行
多矣是和令拜賀 新天子明即既闕乞休且問

皇上初至是何左右欲更詔書也蔣冕毛紀皆力言
文書房官持回久之鼓鳴批紅猶未下是和與冕紀
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除間寂不見人趨奉大殿下

見直殿者使要文書房官坐語之曰去、毋誤下者
我輩且有言文書房乃入奏批紅下詔出宿弊盡除
中外歡慶 上召見文華殿與冕紀等並賜酒饌蓋

自成化以來傳陞之陞在末軍旗較勇士軍匠人等
久病猥冗正德中至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人歲糜
太倉尤甚是和於登極詔書裁革十四萬八千七百
有奇省太倉歲百五十五萬二千四百餘石被裁革
者衆口騰沸曰終日想終日想、出一張殺人榜或
相與咀咒卜其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復矣是和
朝有司而前者 上聞護以百衛士名隨朝軍頃之
論定策迎立功興冕紀並封伯爵疏辭 上批答不

允辭至四五 上批答數百言益切最後命寫勅褒
諭賜宴吏部陞一子錦衣衛指揮世襲備不拜受
上曰是和聰辭伯爵朕心缺然其再陞一子四品文
職冕紀五品各一人世、承襲是和進二階冕紀進
一階是和不得辭引疾乞休溫旨回問仍諭勿再大
禮議起是和執宋濂議以證召對而言不可者三封
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司禮太監奉命講論三十
餘皆力持之而於 上心稍不合矣兵科給事中史

道者外補僉事不自得知 上意移疏奏述和漏網
元惡乞賜罷斥述和疏辯下吏部參看尚書喬宇乞
正道罪 上下道詔獄訊治御史曹嘉復疏欲述和
述和注籍不出 上再四慰諭方出辦事 上漸修
齋宮中令內臣習經典科儀述和言人居一身天下
根本前後左右宜用正人 陛下未即位時臣嘗具
啟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衣尚冠等四執事及
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

豫選若随侍先朝曾經壞事者即退罷之葉蒙勅旨
施行陛下即位臣又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亟
宜痛絕條上慎始修德十二事請懸殿壁齋醮豫絕
寔其一端不意近時不時修設見齋異常推求厥端
皆因太監崔文引正德間罪人張銳名下掌家管家
及番漢僧道巧言誑惑夫此輩先朝壞事非一不意
猶敢試探上心且夫梁武宋徽遠未具論即如近
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寺

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寺所費
不支然皆身死家亡夫使福田可種利益可求比年
遠近亢旱風霾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消弭之流賊
騷動中原彼何不驅神兵使鬼將掃平之 陛下曷
不移行香拜錄之勞以蒞經筵節修齋設醮之費以
周窮匱正道異端心無兩繫 陛下繫心此端臣恐
踈於聖經賢訓入告出順臣分宜然第微誠未至諄
、之意未蒙嘉納是以敢昌言露章聳動天聰伏惟

陛下垂察 上報育嘉其忠愛然自此益踈居頃之
內織染局太監永乙如成化弘治間例差本局官付
勅與往蘇抗織造是和上言極諫 上曰累朝事例
也毋漬擾執拗是和再疏請收回成命 上曰卿言
朕知業遣行毋擾可矣是和竟稱疾不草以命蔣冕
而冕亦遲之 上切責焉其明年再疏致仕許之賜
馳驛命有司給月米歲夫明倫大典書成以是和定
策自居門生天子謬主濮議特韋職為民其明年卒

以庶人禮葬縣之城西居十餘年上問大學士李
時太倉之積幾何時以足對曰皆繇陛下初年詔
書多革冗員所致上曰此揚是和功故不可沒廷
和殊才非相器耳穆宗即位言官交請卹典下禮
部議禮部言廷和性抱忠貞才優經濟相武廟於
危疑訐謨默定羽翼先皇於初統朝政一新正始享
終庸勲卓著高風直節譽望尚流上贈廷和太保
謚文忠命中書舍人往改塋賜祭九壇廷儀官兵部

左侍郎于慎自有傳

蔣冕廣西全州人十四應鄉薦又十年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改右中允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以母憂歸還為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再遷禮部尚書入東閣理誥勅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是在翰林久最名有學行清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閣值上多出巡幸留連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疏請前

後以十數皆不聽冕乃自為疏上之其言尤危切
上不之省亦弗罪也既南征冕與梁儲扈從以時請
迴鑾上所縱倡樂遊讌雖不能諫止亦不肯依阿
而是時中貴人永忠與都督彬泰挾上寵勢張甚
然不能親疎冕以是望竇頗重歸而上屬疾崩冕
與廷和合謀捕江彬誅之世宗自興邸來論封伯
爵力辭至再乃改蔭錦衣指揮同知及五品京職皆
世襲復辭冕故推重廷和既相得懽甚而冕尤耿介

抗顏執諍侃、有大臣體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者其鄉里同年至厚也有有所違白而冕迂之遷上章謂冕在先朝不能格居心下稱輔導冕志甚同盡暴白其所上疏而謂廷舉挾睚眦詆謀人而病其隘也其所持追崇興獻王禮既雅與廷和合廷和罷而前遣中官織造尚未具草冕卒不肯具草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病不出上優詔強起之再三乃出時上欲崇獻王及母妃得張璉桂夢等疏意益決雖勉稱

本生父母欲立廟於奉先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其
尚書汪俊以怖冕、既與同官力諍復獨疏言其不
可因乞休優詔不允乃降詔本生皇考曰恭穆獻皇
帝本生母曰章聖皇太后冕蓋不自得復上疏之不
與立廟議而以骸骨歸 上責之然猶脩大臣禮畧
如廷和而錄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給事御史請留
冕皆不報而毛紀代冕之去距其代廷和兩閱月耳
隆慶初特贈冕少師謚文定

毛紀萊州掖人也少惇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鄉試
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
侍東宮講讀尋丁父憂歸服除遷侍讀孝宗寔錄
成進學士累遷至吏部尚書遣中貴人使西域齎香
僧供紀力爭之不報亡何入東閣理誥勅賜玉帶蟒
衣尋直文淵閣預機務上以宸濠反欲親征紀與
楊廷和等乞留不得遂同廷和居守滿三載進少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階光祿大夫勲柱國上

晏駕紀與廷和等合策迎興世子捕誅江彬等世
廟即位充武廟實錄總裁論功與廷和冕俱賜伯
爵力辭改文武陰襲如冕復辭會冕歸而紀代上
入張璉桂萼等言驟遷其官而下禮部議稱孝宗
為皇伯考獻帝為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部執
奏不聽令具儀聞於是翰林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
各上疏爭之上怒甚逮為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
學士石瑤復伸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優詔

留之時常上聖母冊大臣多不至者 上益怒會紀
扶病入朝而有旨捕繫言事諸臣他侍罪闕門者尚
衆人情洶 紀乃上疏請乞少霽天威急收人心

上使司禮監諭教紀朋奸背君紀自辯且乞休益力
上乃責而許之紀之代冕亦僅三月又三年璫募益
費用事所撰述明倫大典成下詔削是和籍將冕毛
紀俱冠帶閒住亡何廷和冕相繼卒獨紀老無恙接
恩詔得復官 上亦且忘之年八十命撫按官即家

以彩幣牢醴慰勞又三年而卒贈太保謚文簡

石匱書曰李文正伸於孝廟而誥於武廟揚文

忠誥於武廟而伸於世廟未免為劉瑾江彬讓

一頭地也然二君子宛轉委蛇卒觀其敗其間保護

正人調停國是為力甚多繞指之鉄與發硎之刃其

殺人則一二君子始終在位而卒誅瑾誅彬則二君

子蓋可輕去乎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五

明 鈕南張 岱著

梁儲費宏列傳

梁儲廣州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人廷試首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弘治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正德改

元修 孝廟實錄為副總裁遂轉吏部侍郎明年遷
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
者輒以計去之乃貶諸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
瑾憾儲不置据撫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東閣大學士典機務
自成化丁未至正德甲戌凡六典文衡六年考滿進
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楊廷和首東
朝政以父喪去位儲言於上勅遣行人慰諭命有

司至其家督促上道遂和至儲退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時韋寧大揚廷和蔣冕皆在告中外洎其歿
先發儲與毛紀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毛紀亦在告
儲獨廷弔累日不少休泰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
暨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為之請武宗詔
與之兵部及科道皆執奏不可武宗曰朕念親
其與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革制曰若遂革制界地
泰王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

事大學士蔣冕亦繼引疾 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
諸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
畀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
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萬
朕念親、其畀地于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
毋多畜士馬輒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
是時雖欲保全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武
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正德己卯 武

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諸、奏曰臣死不敢草勅帝震怒于殿立曰不草勅齒此鉞諸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居臣罪不可赦武皇帝乃奈其誠款擲劍起不復促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

寧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猷曰 皇上春秋
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王
璫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郊考一品九年滿進
階光祿大夫勲左柱國會寧王反大駕南征儲與蔣
冕扈從至南都凡七請迴鑾下報時且郊儲與蔣冕
䟽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不果郊又將南幸
儲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郊至酉汗浹背武
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 武皇

帝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
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武宗固留遂與
群公同受遺命策立世宗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
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訐者縶儲
乃復固申前請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
儲歸日與弟恭議君億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
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錄詔蔭于世錦衣衛指揮
儲疏辭乃遷均輔為尚寶司丞丁亥三月二十五日

儲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儲沉重博雅接
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群邪用事
儲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于家正德
間王御史濬請置儲典刑田給事賦諸門人也請沒
儲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儲家儲在
南京初報聞色不動及抄竟無所得世宗御極言
官聯疏劾儲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置獄正
罪如陸尚書完儲致仕去終不肯辯久之乃知與宸

漆衛兵者非儲寔揚廷和當制記歲在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儲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人皆服其盛德

費宏鉛山人少溫茂有才識能文章二十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憲宗寔錄垂成而以疾請告其長謂宏不少需俟恩命耶宏謝曰疾要能需也遂歸而史成僅有金帛養病已守故官選侍皇太子改左

春坊左贊善憂歸服除以裁纂通鑑召滿九載陞諭

德太子嗣位推恩進太常少卿預修孝宗寔錄

仍充經筵日講遷禮部左侍郎久之進尚書賜玉帶

蟒衣時逆瑾專於諸部事多所更創既誅而矯之宏

於禮部功為多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挽務中原群

盜平錄一子錦衣千戶辭乃進加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時瑾死而錦衣帥錢寧暴貴用事幾如瑾會

得贈三代夜使其私人以百金重綵餽宏却之再修

它珍餽人却之以是慚恚而寧王宸濠欲復其所削
護衛竹萬金錢寧而謂宏其隣壤人也時宏從事襄
為編修乃托案行千金宏來却之而以語宏、入內
閣賜言曰偏京師皆寧王金矣且彼王者虎也而授
之翼可乎予護衛不便已而王疏下兵部時尚書陸
完故善王又以錢寧屬之故朝與宏遇宏曰護衛再
削矣不可復也尚書曰如祖制何宏正色曰公自為
之吾不與知也尋詔予寧王護衛於是錢寧與王合

而怨宏居兩月餘忽中旨誥宏以浮漫事宏乃引咎乞休遂并編修宋皆罷寧使騎尾宏至臨清楚其副舟頃刻燼宏歸而里居不敢入城府其族子與鄉之豪爭地相仇豪至南昌訴之臺使者不行寧王乃要而授以指俾入京上章誣宏它罪下臺。長彭澤詰豪而斥之寧王益愧憤使其私人佐豪相率掘宏墳墓毀其家宏走之群自繫獄僅得免臺為捕置理而亡何寧王竟反宏與宋謀起勤王兵會王守仁徵兵

諸群宏為廣信守令晝夜而家為廣信所千戶秦遜卿作禍牙文其辭甚慘優從問道見守仁言計此時宏合家徯、謂必族矣卒宸濠引兵東下未及也宸濠平錢寧亦坐交通棄市於是中外爭慰薦宏亡慮十餘上世宗之初即位使、馳傳徵宏、入輔陞見慰諭再三進少保時論翊戴功足和冕紀皆擬封伯而宏世錦衣指揮固辭改蔭正千戶大禮議起宏頗測知上意所向凡廷和等三人所持議雖預名

其間不復為特疏石瑤最晚入然亦有特疏而
遂心德宏議禮之臣挂夢張璉輩亡所修怨矢毛紀
歸宏遂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孝宗
寔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時故臣楊一清由邊大帥
召還前已久為少傅宏故超二等為少師遂居一清
上又以獻皇帝寔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夢璉雖以
當 上心驟貴而翰林諸臣皆賤之不欲與共功名
宏亦不能異也以故夢璉為詹事兼學士而兩修寔

錄經筵日講主鄉試教習庶吉士皆抑勿得與員
而已夢璉以是復恨宏甚於恨廷和而是時上頗
好賦詩佳、假宏潤色實賜陸渥至為御平臺召對
手一章賜之復命輯倡和詩集署其官曰內閣掌機
政輔導首臣一時以為榮而夢璉聞之不善也夢至
上言詩文小技非聖學所急宏不當以此希恩寵報
聞於是夢璉前後數十疏攻宏本有所諷詆宏亦自
辯曰乞歸上溫言慰留而已不以咎夢等於是夢

等盡橫其所以攻宏甚口宏亦不能抗而是時諸
臣獨石瑤諤數以持議忤旨錦衣廢百戶王邦奇
廢其端乃追論故輔臣楊廷和等誤甘肅邊事而宏
與瑤為之黨既事白乞休上乃許之俾馳驛歸而
大臣致仕見澤皆勿予石瑤既小憩上不悅遂不
得馳驛歸而卒宏性寬和與物無競又以引進僚屬
而抑夢璵等諸後進皆悅之時念宏不忘家居者
凡八年而張璵已更名孚敬居首揆者久而移病乞骸

骨上許之乃使行人奉璽書即家起宏。是星
太山朝房上即遣使勞以上尊御饗酌及禮
政既入對賜金幣且諭之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
猶康健宜盡心輔導以稱塞朕意自是顧問益周切
上在位久明天下事嘗與宏論群臣才行皆當宏輔
政二三月所而以勞瘁疾驟發一夕而卒年六十有
八上為恟嗟久之予祭及塋賻賜加等贈太保謚文
憲宋後亦至少保禮部尚書為上所寵信當宏之

再相也來為春坊贊善從子懋中進士及第授編修
而子懋賢改庶吉士一時罕與之比

石隱書曰梁文康之却秦王請邊地貴文憲之却平
王復護衛皆為國深謀持議甚正乃文康不事口舌
數行詔語遂獲轉圜深得古人諷諫之術東方曼倩
寧過是乎及後宸濠事敗追咎衛兵文康復為僚友
任過而不一字自明晚近之世安得此長者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六

明 鈺南張 岱著

李東陽列傳

李東陽茶陵人父淳金吾衛軍餘遂隸京師有叟來
言汝有善念當為擇瘞親地指一山曰有白狐卧處
是淳夕往見卧白狐因折樹枝有鼓狐驚聳身三立
去即其穴瘞明日叟來曰俟狐自起爾今驚去當中
表數歲生東陽四齡能作大字景帝召見文華殿

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上賜
珍果及寶鑑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命
肄業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中甲申進
士授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東陽詩詞清麗字畫
道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以貌好詆諧不為時宰所
器為侍講學士者久之弘治七年擢禮部右侍郎兼
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安南
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

事秋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
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
非大或執違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與
師貽患尤大且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
寵東陽疏引唐柳泌采郭京為鑒詞嚴義正天下誦
之武岡知州劉進達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
東陽疏救得釋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有為李廣乞

祠額又召能仁寺僧入太內虔讀者東陽執言不可
上俱從之十五年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加太子太
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于闕
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上不豫召入
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正德
元年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會府部
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
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上於御苑日御船獵數為樂東陽疏言今歲自端陽
後內苑金鼓炮火聲徹都邑庶牧廝役克節禁逸大
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懼不敢言不知祖宗分職設
官朝廷糜祿養士將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
豕以為逸群之獸興不及還轅人不及施巧非天子
所宜近薛德廣諫御接船以為乘船危從轎安聖主
不棄危伏望鑒古防維以杜肘腋之變不報時逆謹
鵠張以先朝顧命大臣頗敬重以繫人望而東陽顧

諸元老盡去。已乃然立。益沉遜而時。調劑其間。每
調旨先探瑾意。即瑾有奏。輒擬優答。最後云。且有殊
等封。中外駭然。曰。其加九錫乎。瑾建玄明宮。東陽撰
碑頌德。瑾乃大悅。是時瑾魚肉朝臣。株連民庶。他人
唯。而已。東陽既結托吳固。緩頰寬譬。襍以諧調。其
隨事應變。多所周旋抹解。如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
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
乃得戍邊。給事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東陽。又上。

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京東陽歎息曰吾當為
知己屈躬詣瑾外革瑾禮之甚恭瑾家人嘖以爲
自柄國以來未嘗見此客與此待客之禮也以是得
悉力拯救一清得以免死三年六月早朝罷有匿名
委於丹墀暴瑾罪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
班尋傳旨令跪衆冒暑忍飢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
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拯乃得釋瑾又巧
取橫歛因而窘迫之臣凡有公錯誣誤各罰米寔邊

東陽委曲開導乃從邊倉移為預脩倉遂免輸邊之
勞四川鎮守大監羅鶯以既草巡撫請便宜行事瑾
主之力東陽言兵馬錢糧祖制無歸一人者執不可
瑾惡平江伯陳熊以濕米事覺瑾欲置之死東陽力
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
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
道以通漕運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
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

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廝殺有
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
何為第一蕭何不曹廝殺但曰供給餽餉不絕遂以
為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絕雖
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
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城國
家萬世之利瑾不答止革熊爵八月十三日卒夏獻
悌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

中疏奏璫十七事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璫次早
令太監溫祥等持示疏進內閣讀畢東陽徐問曰今
當如何祥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
久矣遂擬旨行璫誅東陽上言臣僚員禁近於劉瑾
事體相關先後訓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
或持回私家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遍令落紙臣雖
委曲匡持期于少濟而目循隱忍所損亦多自知不
職甘從佛奪且請磨玄明宮碑文 上慰止之頃以

真誦誅特進左柱國蔭子尚寶丞既言今天意昭回
聖心洞悟奸閹屏除罪藩斯得明詔再頒契端盡洗
奉身之退寔維臣時不許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
逆瑾專恣之日體卑貌訕無所不至今其事成傳位
之詔當出袖中侍郎羅圯者東陽門人亦上書曰公
竭忠盡赤天下皆知大事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
日此言非歟謂公當依者皆自為謀者也百歲後
公身集垢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當此不言

誰復言者請先削圯門生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
誅伐以彰叛恩之罪因是致仕去七年巨寇劉六劉
七平蔭一子錦衣千戶固辭改文職時有言京軍不
習戰陳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如數戍
邊春秋分番上甚喜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閭議
東陽極言不便者十事上不聽東陽疏懇乞致仕
許之賜勅獎諭命有司時加存問給月米歲夫居四
年卒諭祭九壇贈太師享年七十所著有懷麓堂集

西崖古樂府時人誦之當東陽寢疾揚一清當國一
日偕同列省視曰無可為公身後者國朝百五十年
人臣未有謚文正者請用以尊公東陽就枕上稽首
謝東陽在正德初一日朝退沉思休致被帶未及解
有道士服紫玉環來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爭如
我環其能棄却入山公曰久服無味入山須之歲月
耳道士笑出庭中微吟踏劍飛去

石隱書曰王荆公新法行吏或投劾去邵雍曰此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最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授勅何益耶逆瑾用事諸正人皆相繼引去獨李文正不與為異時論多誡之然文正當出奸肆志之時維持國是保護善類為多與康節之言故相合也況其生平清苦身歿之日至下能塋所居第僅蔽風雨然則文正其可多訾乎哉